



# 跨越三个世纪的东中缘

## 九次呼吸

程立铭

2024年11月27日，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（12月1日）来临前夕，我向母校东台中学捐赠了我21年前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合著《破解艾滋密码》。作为东中一名老校友，毕业40多年后我向母校交上了一份满意的人生答卷。

我1963年出生于江苏东台，先祖程晚先生1860年从江苏仪征移居至此。100多年的繁衍生息，耕耘不辍，到我的儿子已经七代。据家中老人讲，族中在东台的一世祖程晚曾经是东中创办人夏寅官的启蒙老

师。我曾经两次前往仪征查考先祖往事。先祖曾经在清朝时期参加科考，并曾参加《仪征县志》的编撰，著有《嘯云轩文集》《嘯云轩诗集》等。程晚的祖父程宝名，为晚清举人，曾长期担任庐州（今合肥）教谕。因此，程氏门庭应算是书香门第。

1981年我从东中毕业，东中不仅传授给我知识，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如何获取真知、造福社会的人生追求。毕业后，我从事了多份工作，但无论从事什么工作，东中培养成的良好学风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艾滋病又称20世纪的超级

癌症，人人谈之色变。当时在其研究领域，西医一统天下。我虽然没有医学专业的背景，但我深谙中医是国之瑰宝，是否能利用中医“破茧成蝶”一直萦绕心头。于是我从零开始跨界学习，收集资料，撰写论文，参加学术交流。2003年，在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老教授施仲安先生的指导下，与其合著的《破解艾滋密码》正式出版。

后来，我又转战新闻界，先后担任《中国贸易报》记者站长和助理总编等职务，其间多次为家乡的发展鼓与呼。看到这些年东台无论是交通建设、城

市发展，还是乡村面貌、百姓生活，变化可谓天翻地覆，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。

古圣先贤创建中华文明，薪火传承，才有了今天的繁荣昌盛。我的儿子程兆琦，2012年也从东中毕业。东中的老师素质高，教学严谨认真，对儿子的成长影响深远。如今，兆琦已成长为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民海军少校军官。

100多年来，东中培养了无数优秀的学生，我们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。无论是我的先祖程晚和他的学生夏寅官，若有知，见今日薪火相传之盛，定会倍感欣慰。

赵峰晏

人间小满，万物初盈。檐角的风铃被雨丝敲得叮咚脆响，穿红挂绿的木格窗棂，蘸着雨水在写诗。穹庐下的每一粒水珠，晶莹剔透，藏着一句未说尽的谚语——“满而不溢，是大地教我的矜持。”

天幕低垂，风轻轻掠过古镇。我推开西溪渡黄养生堂那扇悬着艾草的木门，绕过古朴的八仙桌，“啞啞啞”踏着木楼梯上楼。我扫视临窗的榻榻米，推开诊疗室的门，正撞见刘惠珍医师立在窗前看云。她颈间那串刻着心经的银针罐，在天光里泛着柔和的光，仿佛黄河水凝成的星辰。

“至阳穴开了。”她引我入内时忽然开口，指尖虚点在我后背第七节棘突下。檀香氤氲的诊疗室里，银针从鎏金针盒中鱼贯而出，恍若游龙衔着二十四节气的密钥。当银针轻触皮肤的刹那，我忽然想起昨夜读《黄帝内经》时瞥见的句子：“人与天地相参也，与日月相应也。”

针尖在至阳穴悬停的须臾，窗外的雨竟停住了。刘医师说这便是天地交泰的刹那，宇宙的吐纳化作银针与经络的私语。她手腕轻旋，九根银针次第落在督脉与经络上，宛如星斗嵌进了肉身。

“伏案工作久了，身体就不舒服了。九宫飞星转起来的时候，人的气血便成了黄河水。”她说话时，眉目间露出西北女子的飒爽，仿佛针尖流淌的不是药艾香，而是

陇原大地的长风。

艾绒在铜碗里燃起青烟，我伏在诊疗床上听她讲河图洛书。她说至阳穴是小满的命门，此刻宇宙的阳气正沿着脊柱攀援而上，像八千年前大地湾先民钻木取火时的第一缕青烟。“天一生水不是虚言，你摸摸自己的后腰。”她忽然笑出声，引我的手探向命门穴。温热的气流在掌心流转，竟真如黄河水漫过贺兰山岗。

针尾微颤时，她谈起少年时在崆峒山采药的往事。晨雾里的当归叶挂着露水，她总觉得自己捉住了伏羲画卦时遗落的晨星。而今她用银针串起《灵枢》里的星图，将岐伯问对的古韵炼成绕指柔。“你看这九宫针法，多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琵琶？”艾烟勾勒出她手腕转针的弧线，恍惚间确有月牙泉的清波在经络间荡漾。

拔针时，暮色已爬上窗棂。刘医师将银针收回刻满卦象的檀木盒，忽然说起江南的梅雨与陇原的麦浪本该在针尖相逢。“天地交泰时，甘肃的黄土和黄海之滨的烟水，应该在任督二脉里握手言欢。”她抚过那串从不离身的针罐，青铜纹路上映着晚霞，竟与莫高窟藻井的莲花浑然同色。

归途经过古运盐河岸，暮色里的水波，倒映出千年古塔海春轩宝塔那青铜器般的光泽。我摸着后颈微微发烫的至阳穴，忽然懂得刘医师为何说，银针是接通文明的引线——八千年的时光，原也不过是针尾颤动的九次呼吸。



虞美人 陈钰摄

## 新疆圆梦

王成凤

机翼掠过云层时，我轻轻擦拭老花镜片。舷窗外，天山雪峰如银龙般蜿蜒，阳光在机翼上折射出七彩光晕。女儿递来温热的红枣茶，我捧着纸杯的手微微颤抖——这杯茶的温度，竟与五十年前教室讲台上那杯润喉茶如此相似。那时我指着碧野先生的《天山景物记》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想象中的雪莲，尚不知这颗深埋心底的种子，终将在耄耋之年破土成行，化作跨越四千公里的圆梦之旅。

当银鹰穿透云层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趟旅程不仅是地理坐标的位移，更是穿越时空的对话。新疆大学赭红色校门前，外孙女身着硕士袍飞奔而来，我颤巍巍地抚过她胸前的校徽，青铜浮雕的校名在掌纹间发烫。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那些青涩的面庞重叠，当年在三尺讲台讲述张骞凿空西域的青年女教师，此刻正见证着后辈在丝路明珠完成学术征程。

国际大巴扎的艾德莱斯绸在风中摇曳，仿佛维吾尔姑娘跳起了十二木卡姆。我驻足在烤馕坑前，看面团在匠人手中绽放成莲花，突然忆起中学音乐课上教唱的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。当年跟着脚踏风琴的节拍，少男少女们把“天山脚下牛羊壮”唱得震天响，此刻真正站在镶满琉璃的拱门下，那些音符竟化作金贵的馕屑，簌簌落在记忆的褶皱

里。

导游阿平驾驶越野车驶出城区时，夕阳正把博格达峰染成玛瑙色。这位哈萨克族小伙哼着《黑走马》，方向盘在他手中成了冬不拉的琴颈。

“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泪珠”。她的天空湛蓝而高远，连绵的高山环绕着湖水，如同天然的屏障。湖水的蓝色中透露出初春新芽般的绿韵，还会随着光线和观察角度的变化而变换颜色。我在木栈道上缓行，湖水漫过卵石的私语，与几十年前课堂上讲解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诵读声奇妙共鸣。

在那拉提空中草原，乘坐景区交通车盘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草山之上，从车窗向外望去，移步换景，树木葳蕤，绿草茵茵，生机盎然，各式各样的牛、羊、马悠闲散步、吃草，宛如上百幅挂在天空中的风景画，极有层次感。在那拉提养蜂女雕像观景台，一座座乳白色的蜂群，镶嵌在蓝天与草原之间，如一条银色的腰带。我忽而感到，这里的牧草懂得谱曲，每当山风掠过草甸，深浅不一的绿浪便奏响七重奏：新草是清脆的短笛，针茅是低吟的大提琴，首蓿花则是跳跃的三角铁。我们换上艾德莱斯绸衣裙，无人机盘旋升空时，我展开双臂，任山风灌满衣袖——这竟与当年在操场蹦跳“忠字舞”时的姿态惊人相似。女儿举着相机喊：“妈，跑起来！”七八岁的我突然成了追风的哈萨

克少女。

位于天山的独库公路是大地裂开的诗行。当越野车盘旋至哈希勒根达坂，六月飞雪扑打车窗，我隔着玻璃触摸冰川，突然理解为何世代游牧于天山南北的哈萨克人称雪山为“白色的父亲”。转过某个弯道，盛夏毫无预兆地撞进眼帘：巩乃斯河畔的野郁金香开得放肆，恍若诸神打翻调色盘。

在禾木村木屋醒来的清晨，晨雾给白桦林披上纱丽。牛铃叮当声中，我握着木勺搅动奶茶，望着外孙女与图瓦孩童追逐嬉戏。在魔鬼城赭褐色的褶皱里穿行时，风蚀岩壁的低吟突然混入钢铁的韵律。地平线上，克拉玛依的钻井平台正以钢铁红柳的姿态刺破苍穹，抽油机向大地行着永恒的叩首礼。导游说这些“磕头机”每日跪拜三千次，我却在金属起伏的剪影里，看见张骞使团残破的旌节化作钻杆，班超铠甲上的铜钉凝成螺栓。当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的旋律随风而至，那些曾在历史课上讲述的戈壁奇迹，此刻正随输油管里的黑色血脉汨汨奔涌——这哪里是荒原？分明是张载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誓言，在准噶尔盆地绽放的工业雪莲。

呼啸的漠风突然变得温驯，携来20世纪50年代《克拉玛依之歌》的碎片：“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，到这里勒住马我瞭望过你……”沙砾扑打车窗的节奏，恰似当年建设者夯实地基的号子。女儿指着远处璀璨的石化

新城，霓虹勾勒的楼宇轮廓，竟与魔鬼城风蚀城堡的剪影完美叠印——原来时间的魔法师，早已将戍边将士的烽燧、石油工人的板房、现代城市的玻璃幕墙，熔铸成丝绸之路上新的文明图腾。

返程航班穿越云层时，我翻开写满批注的旧课本。碧野先生笔下的天山正安静地躺在舷窗外，那些曾让我夜不能寐的描写，此刻都成了可以触摸的掌纹。女儿忽然指着云海：“看！多像那拉提的羊群。”我们都笑了，这笑纹里藏着赛里木湖的波纹，那拉提的草浪，还有乌鲁木齐大巴扎的烟火气。舷窗渐渐结起霜花，我摩挲着与外孙女的合影。照片里，她硕士袍的流苏和我旗袍的盘扣，在新疆大学的梧桐影里交织成奇异的画卷。机舱灯光暗下的瞬间，我听见年轻的自己正在教室里朗读：“如果你愿意，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……”是的，新疆总面积占全国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，具有探索不尽的多样自然景观和多种文明交融的历史人文景观，此行所及仅是大美新疆之一瞥。

归家后整理行囊，发现一片那拉提的草叶夹在笔记本里。把它放进曾用来装优秀教师奖状的檀木盒时，忽然想起《天山景物记》中的描写：“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，夜风就会送来冬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。”

## 何为“落苏”？

潘树青

要问何为“落苏”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给出答案？

岁月更迭，时光流逝，祖祖辈辈都有许多东台人、苏北人奔赴在前往上海打工的路上。与旧时的拉“黄包车”不同，如今在上海打工的东台人有工头，有老板，也有成功人士。记得多年以前，有邻居从上海回到我家作客，席间说起上海人把茄子叫“绿素”，当时我也想对，毕竟茄子属于蔬菜一类。

直到今年的某一天我在看书时偶然看到一篇文章，是古人对世间事物的别称，在这个别称列表中，茄子叫“落苏”，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上海人说的是“落苏”，而不是“绿素”，我只是听上海口音理解了上海人对茄子的另一个叫法。

我们再来看古人对世间事物的那些优雅别称：

梅花：疏影 春天：芳华 太阳：扶光 彩虹：彩练 夏天：蕃秀 月亮：望舒 冰霜：青女 秋天：桂子 圆月：冰轮 古筝：长离 冬天：雪落 星星：白榆 古琴：桐君 早晨：拂晓 银河：星汉 鼓瑟：空桑 傍晚：夕落 天空：碧落 风筝：纸鸢 一年：一载 大地：坤灵 花朵：瑶芳 清风：扶摇 书信：鸿雁 云雾：纤凝 春风：喧风 白云：碧烟 南风：凯风 细雨：灵泽 秋风：寒商 大海：沧溟 茄子：落苏 ……

古人将茄子称为“落苏”，这一别称的由来与历史语言演变、文化习俗及茄子的外形特征密切相关。

其一：语言音韵的讹变，

“酪酥”的谐音。

唐代学者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记载，茄子因口感绵软如酪酥（一种乳制品），民间音转为“酪酥”，后逐渐讹传为“落苏”。这一说法强调茄子的质地与乳制品的相似性。

其二：方言音变。

古代吴语等方言中，“茄”（如中古音“ga”）与“落苏”发音可能存在地域性关联，或因避讳某发音而改称。

其三：外形与象征联想。

“伽（qí é）子”演变。茄子原产印度，汉译简化为“伽子”。唐宋时期，“伽”与“落”在方言中可能混用，加之茄子成熟时果柄弯曲下垂，形似古代车马悬挂的“流苏”（穗状饰物），因此得名。

五代《本草拾遗》已载，“茄子，一名落苏”，宋代《本草纲目》沿用此名，说明唐代至宋代这一别称已广泛流传。到清代《群芳谱》进一步解释：“茄，一名落苏，以味如酪酥也”。

综上，“落苏”之名的来源是语言、形态、文化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，反映了古人对日常事物的诗意观察与语言创造力。如今江浙部分地区（如上海、苏州）方言仍称茄子为“落苏”，成为这一古称的活化石。

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诗词宝库中藏着无数雅致的别称。拂晓、星汉（星瀚）、鸿雁、青丝、红颜、蓝颜等常常被提及，但是更多的别称静待我们探寻。如今我们人生已步入金秋岁月，与其执着追求延年益寿的“仙方”，还不如顺其自然，让智慧与阅历化作滋养心灵的甘泉，不断地去充实自己，从而度过美妙的晚年时光。